

孟称舜集外文二则

顾寅刚

笔者在浙江图书馆所藏明崇祯刻本《寓山志》中,看到了朱颖辉辑校《孟称舜集》(中华书局,2005年)失收的文章《寓山解》和《〈寓山后评〉评》,现辑录如下,并予简要说明:

寓山解

寓山者,居士所以自寓也。寓山之名,不知所自始,或曰梅墅,故梅子真高士里也。时从隐之士多寓于此,故其名为寓。寓者,在传记俱不可考,而第处乎里父野老之口,予将恶乎定之。居士筑室此山之上,引水漱其下,其中楼台亭榭之属,基峙杰立,不可殫述。地各一名,名各一义,志中所载,亦已甚具,而绕仍其名曰寓。寓之名,从昔人所称者而称之也,然其所托乎寓,以自寓者则与昔人所称殆有异焉。予惟寓之为寓,以宇宙为逆旅,以造化为过客,齐得丧忘荣辱一死生,放情山水之间,娱意鱼鸟之群,此遗世之士之所托也。若夫天君子民物系于一身,而忧乐关乎天下,岂与夫放浪形骸、超然遗世者所可同日道哉。矧居士以少年举进士,历试为吏,以至于今兆民歌之,天子方倚而异之,遽欲乞身山林,以自效遗世者之所为,势岂可得乎?平泉绿野之乐,士之功成而身退者,盖尝有之矣。而居士犹非其时也,则其取乎寓以自托者,此何说与?盖寓之为说,无一而非寓也,居士仕而非隐,而托之乎隐居之义者,寓也。居士乞身方壮之日,意若将隐矣,而先忧后乐之志,无往而不存焉者,亦寓也。夫寓,奚适而不可予,即寓山所有其得于寓之意者三焉:山大如楼,虽穷思巧计莫施其术,而因高为榭,积湮为池,嘉木美箭,森然分列,上下数疏,各得其理,深窈邃曲,尺寸千里,为力不劳,取景甚賒,此智之所寓也。池纳清流,以畜群鱼,族居为宫,孳息游泳,咸若其生,人有临濠之乐,而物无网罟之患,此仁之所寓也。庄名丰,圃名鹵,我菽我□,馌耕相劳,桑桑千树,郁乎苍苍,绿云黄浪,花柳并妍,以农以蚕,不废啸歌,此务本力穡之所寓也。彼夫死生荣辱,得丧俗念之为累者,既托乎其寓者,以空之矣,而至于民物相关之意,又于是寓焉。昔范少伯相齐霸越,以其术所未尽用者寓之。居积之间,而居士以其经世之略,

所已试而未试者,寓山之山林游观之际,所寓不同,其以为寓一也,夫寓奚适而不可予,故述而解之,俾登斯堂者皆知此义也。^①

寓山,距山阴西南二十里。崇祯八年(1635),祁彪佳由京辞官归里,一路上游览诸多当时的园林,由此引发对园林山水的审美情趣,所以在这一年,祁彪佳开始卜筑寓山园林,并以此作为集合文人进行文学活动的场所,孟称舜就是在寓山园开筑后与祁彪佳有了正式的交往记录,这些记录现存于《祁忠敏公日记》^②中,朱颖辉《孟称舜新考》、徐朔方《孟称舜行实系年》中都有摘录。

而《寓山解》一文,为祁彪佳所编《寓山志》其中一篇。崇祯十一年,祁彪佳集合以前陆续收到的友人创作的散文作品,如王业洵《寓山园记》(后应祁彪佳要求改名为《寓山评》)、董玄《寓山涉》、陈起元《寓山问》、李灿箕《寓山梦》、王业洵《寓山后评》、张岱《寓山铭》、孟称舜《寓山解》、祁承勋《寓山述》等,在寓山园进行校订,并刊印《寓山志》。

在《寓山解》一文中,孟称舜对“寓”一字进行详解,他首先点出“寓之为寓”,其实是“遗世之士之所托也”,接着认为祁彪佳壮年告归、乞身山林,“意若将隐矣,而先忧后乐之志,无往而不存焉者”,这也是“寓”的表现,随后孟称舜以寓山园林中三处代表景物阐述什么是“智之所寓”、“仁之所寓”、“务本力穡之所寓”。孟称舜通篇阐释“寓”,并把祁彪佳致仕之事与“寓”相联,实际上是在抒发封建士人仕与隐之理。孟称舜内心非常认可祁彪佳辞官退隐,褒扬祁彪佳乃是“以寓自托”,这正是孟称舜本人对于仕与隐的人生态度。

《寓山后评》评

前评如镂尘刻影,人巧已极,此更别开生面,异境仄出。昔人谓大千世界皆具人心,孔襄想士美胸中人天俱具,故随境写形,无不毕妙如许也。子塞孟称舜评。^③

祁彪佳所编《寓山志》中每篇文章之后都有文人对此文的评述。孟称舜《〈寓山后评〉评》是对王业洵《寓山后评》的评述。王业洵,字士美,姚江人,明诸生,与孟称舜同为枫社社友。王孟二人在寓山有较为密切的交往活动,详参祁彪佳《祁忠敏公日记》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[明]祁彪佳编:《寓山志》,崇祯十二年刻本。

②[明]祁彪佳著:《祁忠敏公日记》,民国二十六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铅印本。

③[明]祁彪佳编:《寓山志》,崇祯十二年刻本。